

評「人子」

蕭毅虹

「人子」這本書，文句簡樸活脫，內蘊靈慧哲理，風格頗似泰戈爾的「漂鳥」、「新月」，又彷彿紀伯倫的「先知」。鹿橋在「前言」開頭第一句就這麼明白寫道，「人子是寫給從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看的故事」；說九歲到九十九歲的「孩子們」，這裏頭含了「復歸嬰兒」的意思，而「故事」，正是「人子」使用的方便善巧，實際上，鹿橋想要藉着故事不言而喻的，是「原序」結尾的一句，「……最後境界則是在有限的人生中只可模擬、冥想而不可捉摸的永恆」，就因為永恆只可模擬、只可冥想，當然無法直指而須採用寓言故事的方式。說是「不可捉摸」，可是仍然寫成了這本「人子」，正好像以為道可道，就非常道的老子，仍然留下了五千言一樣。而從整本書所想透露的那層永恆境界，它的章法、以及「荒唐的故事」看來，「人子」更接近的毋寧說是「莊子」一書，只不過比起「莊子」，它是具體而微，還沒能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哲學罷了。

「人子」有個「簡單的章法」，而「凡是有章法的結構，每篇必有它的情韻、地位同責任」。「人子」以「汪洋」為始，「混沌」作結，中間十篇依次為——

幽谷

忘情

人子

靈妻

花豹

宮堡

皮貌

鵠鷹

獸言

明還

——最後還有一則反照全篇的「不成人子」。

以「汪洋」爲始，是因爲它孕育着所有的人子故事。這裏面，有個獨自駕着小帆船的十七、八歲青年，他在海上航行的一段歷程，實際上就是整部「人子」的一個濃縮，中間那十篇，每一篇的角色，不論是「幽谷」裏的小花或是「獸言」裏的猩猩；不論是「明還」裏的小孩或是「皮貌」裏的法師，全可看成是這位年輕航海手各個時期不同的心境。同時，這十篇如果單獨的抽出來看，也各有各的深意，供人咀嚼良久。由此可見，鹿橋安排這些篇目，不但在技巧上花了大功夫，更顯出文字和技巧背後，有個深邃旨意的預先架構，確實琢磨了不少心思，稱得上是匠心獨運了，這和一些只講究技巧、刻意求奇的作品自不可同日而語。鹿橋在「原序」裏說到，「在我心中，中國的文學及哲學思想一直是一個活鮮鮮的、有生機的整體。不是歷史陳跡，更不僅是狹窄的學術論文研究對象。歷史的經驗、同人生的迷惘以及理想，都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因此，古往、今來，都同時在我的心智活動中存在」；一個根本從未走進「文化」中的人，斷然不敢肯定那「過去」的文化「一直是一個活鮮鮮的、有生機的整體」，鹿橋有了如此的肯定，用一些荒唐又真摯的小故事表現出來，表現得是否完全、是否圓融是另外一回事，單說這用心，就值得在當今這儘是反應醜惡誇大迷失的文壇上大書一筆的。

「汪洋」裏的年輕航海手，滿懷着學過的航海知識和年輕的信心，駛往一個方向、一個港口，這樣的從青年航行到壯年到衰老，越走越發覺路途的遙遠，這就好像人有了知識，刻意的給這個定個名稱，給那些比個優秀，知識使人有了分別心，像那老子說的「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損的是什麼？加的又是什麼？不都是這分別心嗎。這時候，已經衰老的航海手發現自己的智慧增長了，那個原來對他毫不留情的「時光」，忽然拉了他作個旅伴、作個忘年交，又展開一張航海圖給他看。他看不懂。然而憑了智慧，慢慢的也揣摩出一點道理來了。他明白，東、西、南、北，都只不過是方向的名稱而已，無論這航海圖標明的哪一個方向是東，哪一個方向是西，他可確定的認出東的對面就是西，西的對面就是東。這時，知識造成的分別心已經自然褪去了，他解悟到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莊子齊物論），於是，消除了東、西彼此的對立，也就是「齊物」了。當此時，他自然覺得，每一個港口都有它的道理，不奔

向任何一個港口實在是一個積極的態度。他放掉航海圖，拆了羅盤、桅桿和帆，他再也不想港口了，決定不離開他的汪洋大海，他這才真與汪洋合爲一體，才真自由了。這種消除了彼此的對立，不執着於任何一端（港口、方向），也就能和天地萬物合一了。天地萬物永恆的真精神，就是他永恆的真精神。而汪洋也就沒有了航線、里程港口，忘了東西南北，只是一片完完整整的大水。這一片本來無所謂名目，人也不必給它稱什麼名目，本來無所謂方位，人也不必給它定什麼方位的汪洋，正是混沌。人，一旦融入了這無始無終、渾然一片的汪洋，就彷彿把握到了莊子所謂的「道樞」，可以應付無窮無盡的變化了，那麼，他自然而然的可以「從時間的領域裏邁步走出來」，「歷史、時間、古今都與他同在」，至於那「年歲的痕迹」，當然也就「慢慢地自他的身體上、面貌上消失、看不見了」。

「汪洋」只是個簡單概括性的引帶，這種由知識到智慧、由執着到逍遙的過程裏，一些景像、經驗同故事，就成了「汪洋」與「混沌」中間的那十篇。

「汪洋」裏頭有一句，「我們一生之中，多少重大的決策都是在知識不充份時，就不得不勉強拿定的」！「幽谷」裏的小花就遭逢了這樣的時刻。所有輪到這個清晨要開花的小草，都由「花使」告訴她們，誰「應該」開什麼顏色，只有一株型體勻稱、姿勢美好的小草有這份「幸運」，「愛」開什麼顏色的花就開什麼顏色的，其餘的小草都恭喜她，開過花的忙着把自己的經驗告訴她，還沒輪到開花的把自己希望的顏色告訴她，「她像是一位幼小的公主，忽然要被盛裝起來登上寶座，執行皇后的職務」，她終於決定「在這麼一個顏色熱鬧的花叢裏，我最好開一朵素靜的花」，她每決定好一個顏色，就「又責備自己未盡最大力量，沒有把整個時間充份利用」，於是，太陽昇起了，所有的花都歡笑着開了，只有這株小草「擎着一個沒有顏色、沒有開放的小蓓蕾」。

這個故事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第一，從「我」來看。別的花都是接受花使的命令開花的，如同人的不能全然脫離歷史、傳統、家庭、朋

友的關係而存在，更進一步說，人不能脫離大自然的「道」，永遠是「道」的一部份；獨有這朵小花，可以自己決定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開什麼顏色的花，這就彷彿有一些努力想超拔成一個完全獨立自由的人，「我」要不受任何束縛的來「決定」「我」的大事。這樣重大的決定，背後需要多麼深厚的智慧，難怪這朵小花，「可憐那還是小孩子的字句已經聽得出情調的遲重了」，因而感到一種「存在先於本質」時候的戰慄和負擔，徒然被擠成了一個孤孤單單的「異鄉人」，這和「莊子」逍遙遊裏說的「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旨意是相似的。人越融入「道」就越「自由」，要想擰出一個「我」於道體之外，那是只有滅亡，絕沒有自由可言的。

第二，從「永恒」來看。這朵沒有開花的小蓓蕾，因為沒有開，也就沒有落；別的花因為開了，也就落了；這又很有「以無用為用，以無生為生」的意思在裏頭，這層意思特別是在「混沌」的「十、太極」裏可以捉摸得到。

「莊子」曾經討論到「有情、無情」的問題。一般人所謂的「有情」，在莊子看來正是「分別心」的產物。有是必有非，有愛必有憎。若是去了分別心，物齊了，不再有什麼是非愛憎的區別，那麼對萬物就都能發生情感了，這才是對宇宙萬物的「大有情」。因此，忘懷了那個由「我」的「分別心」生出的有限的情感，正是融合進大有萬物，並與之同情的契機。第三篇「忘情」若是從這個觀點來看，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可愛的耽誤。許多小精靈，分別是健康、幻想、理智、美貌等的使者，他們趕夜飛到城裏頭，要把這些份禮物送給一個剛要降生的小孩子。什麼小精靈都到了，偏就是「感情」因為急着要包紮一份最好看的禮物，它的使者反而給耽擱得去不成了，結果，那個新生的男孩兒什麼都有了，聰明、健壯、果斷、堅強，又是個前所未有的美男子，「偏偏像這樣的一個人連一點感情都沒有！一息息、一絲絲感情都沒有」。

「忘情」擺在「人子」之前。有這一篇「忘情」，「人子」才終於能從大千世界的萬物中悟到「忘我」的真情，終於能從變化的時間裏悟到了永恒；有了「忘情」，「人子」才不致於只是一個有生有死、有限量的生

命，而能翩然轉化成爲天地合一、與萬物同情的自然之子。

有個善財童子，先有個老師文殊菩薩教他一切的學問，然後又有個普賢菩薩教他應用之道，善財童子才得以登入佛境，這是華嚴經裏的一個妙喻。「人子」也有這麼個過程，小王子被選爲太子，九歲生日那天正式受封，並且開始六年雲遊的教育，由一位老婆羅門法師教誨。第一課是分辨善惡，六年以後的最後一課還是分辨善惡。分辨善惡的劍法是往左劈、往右劈，然後由當中直劈下來。老法師除了教授小王子學問與劍法，還教他如何善加應用，從此，憑了一把寶劍，兩人走遍天下，爲各地除邪惡，小王子不輕易用劍，也不枉不縱。有一天，過一條河，渡船的老船夫忽然譏笑小王子是「仗劍殺人」，又把船亂划得直打轉，小王子迷了方向，一看，兩岸一樣的荒涼，根本分不出是從哪一邊來，要往哪一邊去，老船夫一縱身溜進水中，老法師一直酣睡着，小渡船就這麼飄回國了。然後就是小王子十五歲生日那天的登基大典，老法師要教他最後一課了，小王子忽然想起自己曾經做過的大大小小的虧心事，這時，老法師分成了兩個人，「太子！你看我是善？還是惡？」，小王子怎麼也找不出一個差別來，兩個老法師又跳到一起併作一個人，奪下王子的寶劍，向左一劈、向右一劈，然後「哈！太子，你去了罷」，一劍把太子劈成了兩半。

小王子起初的能够爲民除惡，是因爲那惡是容易分辨的顯惡，然而善惡可不都是這麼明顯的判而爲二的，善中有隱惡，惡中有隱善，而且「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老子道德經第二章），特別是一位國王，可以渡天下，可以覆天下，若是無法參透人性，就無法判斷善惡，如何能治理天下。老法師說小王子的知識、判斷力、慈悲心，都已經超出一般國家的首長了，可是仍然缺乏這參透人性弱點的智慧，那兩岸一樣無法區分的景色，實際上就是善中惡、惡中善的交融。老法師在那個當兒酣睡，原是給小王子一個頓悟的機會，可惜小王子還不够那智慧，如何能去應付那善中之惡、惡中之善呢？所以老法師來了一記「當頭棒喝」，小王子雖然喪失了小我的、身爲國王的生命，可是經過這一番徹悟，才能够得道昇空而成佛。「善哉人子！善哉人子」，老法師以及人民都這麼歌誦着。

「人子」點出了人性的弱點，同時點出了人性化簡成善的可期；點出了學問哲理的重要，同時點出了教育的真正可貴在於真知篤行；這一篇故事顯然的把成爲人子的價值擺在一國之尊的價值之上，其中的善、惡，彷彿「汪洋」裏的方向、港口，不執着方能成善。

既成人子，故事開始往大千世界發展了，「靈妻」說的是人與神的心靈交通，女孩被迫抹粉抹胭脂穿新衣的，正代表了繁文縟節反而隔離了人神之間的默契，「人子」着重的是歸真返璞，直通大道，「靈妻」之後的「花豹」，索性化成了可愛的小獸，花豹的矯健，象徵着順遂自然的逍遙，最後和小雌豹一起在大雪中往深山跑去，越跑越遠，漸漸都看不見了，倒有點「得道之人，逍遙天地間不知所終」的韻味。

第七篇「宮堡」也是另一種明白外物不足恃，幸福不遠求，靈靜心神，視萬物如一的逍遙。年輕的王子建造一座宮堡，準備出遊尋找一位完美的公主爲妻，幫着建這宮堡的是位智慧的老者和他的孫女兒。王子從青年遊到老年，走遍世界各地，「只覺得所有的地方都像是這同一個世界的不同色相」，年過七十，他才回返宮堡，當年只七歲的小女孩兒也變成一位枯瘦的老婦人了，兩人用鑰匙開門，想不到它已經給鏽蝕透了就斷在鑰匙洞裏了。老人忽然覺悟了，和老婦人一同走進宮堡旁邊的小木屋裏去了。「莊子、外物」篇的最後一句，或可做「宮堡」的一個註腳，「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皮貌」的意義就更明顯了，索性連皮貌都看作是身外之物，第一部份「美貌」裏的少女，起初非常執着於自己的美，有一晚，那一層美麗的皮膚給月光揭了去，她從此得着一種平凡而自在的快樂。第二部份名爲「皮相」，這題目就大致點出了這一篇的旨意。老法師偶然的懂得了能够隨心所欲的揭開自己的臉皮，又能從鏡子裏看見自己出了殼的精魂，（這比起第一部份靠着外力——月光——才能揭去外皮，強調了自力的更勝一籌，而特別在佛學中，「鏡子」正是「心」的寫照）年紀越增長以後，他那皮相中的自我與精魂的神態就越相彷彿了，最後合而爲一時，也正是平常我們所謂的「死」。陶淵明有一首著名的「形、影、神問答詩」，與這篇

「皮相」有異曲同工的妙趣，比較之下，「皮相」稍嫌露了些。

「鵲鷹」裏不僅逐了人的自然天機，而且也圓融的兼顧到鵲鷹的天性。人若要只渡自我還容易些，真要不傷萬物才是困難，「鵲鷹」之前的七篇說的全是如何逍遙人的天性而未及於物，到了這篇的年輕鵲鷹，開始關心到「鳥獸」的那一份天性與真情，他的訓練，從頭到尾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鵲鷹的天性完全的發揮出來，而不是只把它當成是人打獵的工具；鵲鷹不見得了解主人的心意，它只覺得一片適性的自在，最後鵲鷹忍心的把鵲鷹放回自然，看似無情，却是出於對鵲鷹的瞭解與大有情，這豈不是有點「忘情」的影子嗎？

「獸言」很溫和的諷刺了人自以為是的機心，以及亟亟於分析的語言哲學。一個博學的通儒迷了路，走進一處猩猩居住的野山，他慢慢的忘懷了他所有擅長的語言和學問，「自從他受了猩猩的教育，他才真能領略山石、樹木之莊嚴，溪水性情之奔瀉，四季更換，及生死的至情至理。而這新理解是溶合猩猩與人間的。因為大自然的世界以及天上的星辰、日月，是人、猩猩、與萬物共有的」。從「鵲鷹」中的由人看鵲鷹性，到「獸言」中的由猩猩看猩猩，使得人子在境界上更邁進了一大步，由「忘情」到「忘言」，更使得人子更加的領略了自然之美與逍遙之樂。

再來就是「明還」了，連日月都與人子連為一體了，這篇的主角是個特別年幼的「小小孩」，更能表達天地萬物一片圓融和樂的景像。然後以「混沌」作結。混沌若是執着於七竅之明，也就沒有前面十篇漸進漸長的智慧與大樂了。

「人子」愛用小孩兒做主角，也擅於描寫童稚的行為、孩子氣的說話。尼采的人生三變最後歸於嬰兒，泰戈爾也拿嬰兒的降生比喻成上帝對人的新希望，老子、莊子更是愛用嬰兒象徵大道及至人。深受中國文學與哲學浸潤的鹿橋，用莊子「荒唐之言，謬悠之辭」的筆法，寫成了這部「人子」，有莊子的用心，無莊子的深廣，所以十一篇故事中，處處見哲理，可是却不是篇篇都深刻，「花豹」「靈妻」「宮堡」都嫌粗淺了些，有莊子的筆式，無莊子的奔放，所以「鵲鷹」「獸言」都嫌冗長了些，還沒能有一種天馬行空、神龍見首的氣勢，若

牧童出版社

臺北市溫州街107巷5號
郵撥帳戶第18705號

國學研讀法論集	(論述)	梁啓超等著	特價80元 精100元
現代散文選(上下冊)	(散文選)	徐志摩等著	特價各平100元 精120元
日本史	(歷史)	李永熾著	特價60元
先秦七大家詩析論	(思想)	韋政通著	特價50元
仁的涵義與仁的哲學	(論述)	方瑜著	特價40元
唐詩形成的研究	(論述)	楊慧傑著	特價60元
常州派詞學研究	(論述)	方瑜著	特價50元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論述)	吳宏一著	特價30元
生死邊緣(論死亡與瀕死)	(論述)	李亦園著	特價60元
超越憂鬱	(精神醫學)	謝文斌譯	特價50元
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上冊)	(論述)	蔡茂堂等譯	特價60元
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下冊)	(論述)	佛洛姆著	特價60元
性生理學	(生理學)	佛洛姆著	特價80元
孤獨飄泊的尼采	(思想)	黃達三著	特價40元
西洋哲學思想史	(思想)	亞斯培著	定價25元
北歐神話	(文學)	孟祥森譯	定價30元
		李映萩編著	定價25元

說纖巧細緻的韻味兒，那麼「人子」倒是當之無愧了。

「混沌」中的十小段，我個人嫌它有些畫蛇添足的造作，鹿橋不是說了嗎，懂不懂都沒關係的，既然如此，何必來上這麼些小註釋呢。倒是「不成人子」這篇，鹿橋這麼說它，「是反照全篇的一段文字，也是一個小小的標點符號。像是一個小釘子，把這些虛幻的故事最後還是牢牢地釘在人間」，這跟「莊子」一書，說遍了奇奇怪怪的故事寓言之後，又用「人間世」把它們都帶回地面上一樣，所以前面說的雖然全是逍遙之樂，最後却仍然不忘人世，這中間所透露的真正的愛心、瞭解和希望，我認為是「人子」最珍貴的價值。